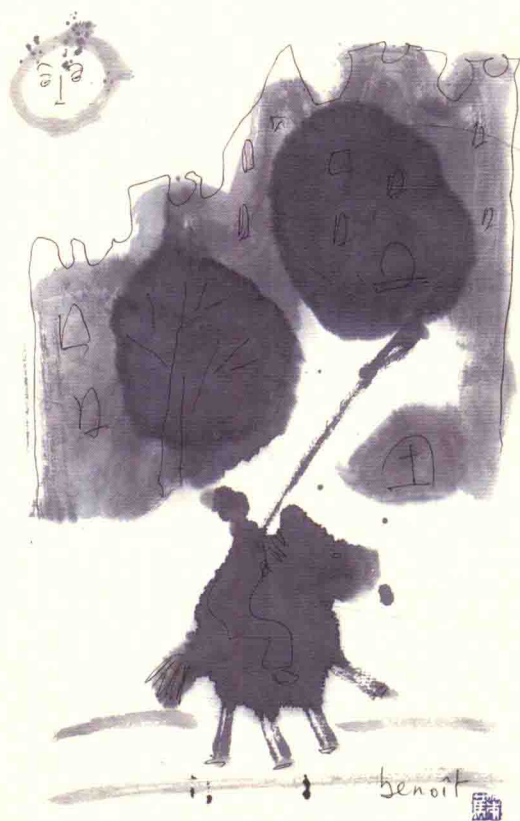


舞 在 桥 上

跨文化相遇与对话

鲁进〔法〕魏明德 (Benoît Vermander)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舞 在 桥 上

跨文化相遇与对话

鲁进 〔法〕魏明德 (Benoît Vermander)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舞在桥上：跨文化相遇与对话 / 鲁进, (法) 魏明德 (Benoît Vermander) 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301-27376-0

I. ①舞… II. ①鲁… ②魏…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86546号

- | | |
|-------|--|
| 书 名 | 舞在桥上——跨文化相遇与对话
WU ZAI QIAO SHANG |
| 著作责任者 | 鲁 进 (法) 魏明德 (Benoît Vermander) 著 |
| 责任编辑 | 张雅秋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376-0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7065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定 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6 开本 17.75 印张 230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45.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言

费振刚

2013年元旦后不久，鲁进通过我的大女儿燕梅给我发来了她编辑的一本文集的初稿。她是这本文集的两位作者之一。鲁进与燕梅1981年同时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又被分配到同一个宿舍，同学兼室友，关系很是亲密。那时，她曾到过我家，在北大校园也会偶然相遇，印象中，她是聪颖灵秀的女孩。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再见她，只偶尔在与燕梅闲谈北大的一些旧事时，断续知道她的一些消息。大学毕业后，鲁进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匆匆走出中国，而是在中国取得了北京大学与法国巴黎三大联合培养的法国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去美国，于1995年在波士顿学院取得了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其间又被派往法国巴黎高师留学。从2000年起她已经是美国普渡大学西北分校法国语言文学终身教授了，2005年升为正教授。她的著作涉及18世纪法国文学和思想史、宗教与启蒙、跨语言法语文学和跨文化研究。因为书稿的事，我与鲁进有了电话的直接联系，电话中她的话音清脆明晰、流利顺畅，让我联想到的是在未名湖畔匆匆行走、在图书馆专心读书的小姑娘。而我无法想象，在研究室中，沉潜于学术研究中的鲁进，以及在教室讲课时，在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的学生眼中的鲁进，是怎样的一个形象？这本文集的另一位作者是我从未谋面的法国文化学者魏明德先生。看书稿、听鲁进的介绍，知道他出生于北非的阿尔及尔，出生不久即回法国，从阿尔卑斯山到巴黎市郊。大学毕业后，他分别取得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和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又分别在中国台湾辅仁大学

神学院取得神学硕士学位和在法国耶稣会学院取得神学博士学位。上个世纪90年代初，魏先生到过中国台湾和大陆的许多地方，他以台湾和四川为自己的“应许地”，在那里长期居住并从事田野调查。1996年起任台北利氏学社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宗教系教授、徐光启—利玛窦文明对话研究中心学术主任。

从二位的经历看，他们出生于不同的国家，但成年以后大部分时光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在这一过程中，时间、次序虽然不同，但他们走的大致是同一条路线，对沿途的文化有着同样的体验。他们又同样走到了对方出生的国家，并都在那里做了长时间的停留、深入细致的耕耘，作为文化学者，因而他们拥有了对对方国家文化一定的话语权。他们相遇于2012年10月，那时他们都出席了在加拿大魁北克克拉瓦尔大学召开的“传教士、萨满与中国、西方及土著社会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随着会上讨论、会下交谈以及会后通信的深入交往，他们发现双方不仅在不同的时段曾经生活在同一国家，而且因为走到了对方出生的国家，他们更学会了用对方的语言思考和写作。在异国他乡的长期游走中，他们有研究对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的系列学术论文和专著发表。这些论文和专著，作为研究成果，着重于理性思维，也渗透了他们在异国他乡游走的观察和领悟。与此同时，他们也有诸如散文、随笔、诗歌等文学作品，表达他们对游走中具体场景的感受和观察，以及他们面对现实、人生，面对历史、社会，以及面对学术研究的一些思考和认识。作为文学的写作，这些作品更多的是感性思维，虽也反映了作者学术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但主要是作者对游走过程中具体情景的描述，会引来人们更多的目光，他们的思考和认识，也会引发更多人的共鸣。他们已相遇，且分享阅读这些作品的快乐。他们就决定将这类作品选编成这本文集，想借助这本文集与更多的人们相遇，分享快乐。“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嚶其鸣矣，求其友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诗经·小雅·伐木》）鲁进让我知道了编辑这本文集的过程、用意，并让我在书

出版之前，阅读了文集的全部作品，作为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在这里与二位作者相遇；书出版后也会在这里与读者相遇，录《诗经·小雅·鹿鸣》首章，表达我的心声并向二位作者，也向未来的广大读者表示谢意！

由于研究方向的不同，以及上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纷争所造成的隔阂，我对于鲁进在她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所达到的深度、广度和特点，都不能评判。读过这本文集中她的作品，我觉得我还有些话要说，虽然不一定专业，但也许与专业有关，有助于理解她研究的特点。我想这也是跨文化交流、研究的应有之义。

《寂寞：漫游者的园地》，这是她“从故乡到他乡”的第一篇文章，主题是关于跨文化的思考，但作者却选择了这样的开头：一天，她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从车窗向外望去，一边夕阳西下，一边一轮明月正在升起，她想起了张九龄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接着她写道：

我大概就是那么一个喜欢自讨苦吃的人，细想又觉得不对。中国的古人没有想到，尽管世人拥有同一个月亮，地球另一边的人，不可能和自己同时看到。古人对着月亮已经发出了无数感慨：望月怀古，月下思亲，举杯邀月，明月寄愁，春江月出，边关夜月，似乎能说的都说尽了，但现代人的怀想，比他们更无奈，更寂寞，你会走得那么远，不但有空间的距离，还增添了时间的错位，以至于不能拿“共此时”这种话来安慰自己。

这样的情景，中国成千上万的海外游子都曾遭遇过，但你有没有过鲁进这样的联想？现在你读过鲁进的解读，你是否有孟子“先得吾心”的感觉呢？它是否引起了你阅读作者所写的文章的愿望呢？

我们的前辈学者中有不少人不仅学贯中西，而且会多种语言（包括

方言)，例如赵元任先生，据说他在中国各地调查方言，到一个地方，用不了几天，他就可以用当地的方言与当地人进行交流；再如钱锺书先生，他的《管锥编》，除了广泛引用中国（汉语）文献，还引用了西方多种语言的文献，而译文大都是他自己翻译的（其中有的是中国还没有人翻译过，有的是有中文译本，但他对译文不满意而不采用）。我一直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学习这么多种语言及实际运用的过程，但没有找到这方面资料。而《穿越在多种语言之中》一文则让我知道了鲁进的“跨语言的心灵世界”，也知道了她如何驾驭语言之舟作时间和空间的穿越，“在他乡找到了故乡”。文中叙述在一次集会中，她同家乡人说家乡话，同北京人说普通话，因而得到了北京人的赞扬，说她的中文讲得真不错！下面是她的说明：

我生长在中国，这样的恭维多么奇怪！北京人解释说，他见过不少像我一样定居国外的人，他们讲中文时都不大流利了，甚至时常夹带英文词，很让人别扭。我告诉他，在美国和那里的华人说话时，我也会夹带英文词，因为那属于我们生活的环境，但是在中国我不会，因为环境和对象都不同。再说，即使夹带外文，对我来说也未必是英文，还有在我思想、工作和生活中都很重要的法文，甚至有正在学习的西班牙语。如果我把它们都混在一起，别人能不能听懂先不说，自己就该去精神病院了。

多么幽默风趣！这一席话，既气定神闲，表现了她运用多种语言游走四方的自信，又含蓄委婉，表现了她对自己母语和他人母语的尊重，让我笑中有泪，很是感动。

就这样鲁进带着她的自信和尊重，走进了他乡，走进了对方的世界，经过悉心培育和深入耕耘，在无数次的相遇和对话中，形成了自己多方面的成果。它应该主要体现在她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中。在这个文集

中鲁进的作品，我以为更突出地表现了她在文学、历史研究、文化考察、思考上跨文化的广阔视野、新颖奇特的视角和犀利流畅、深入浅出的论述风格，每读一篇都让我受益匪浅。

《目光：跨文化的解读》是鲁进针对朱自清先生在他的著名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中所表达的认识的探讨。《白种人——上帝的骄子》说的是朱先生自己在上海坐电车时，看见一个十一二岁长着金黄色长睫毛蓝眼睛的西洋小孩和父亲在一起，引起了朱先生“长久的注意”。这个西洋小孩最初让他“自由的看”，但临下车前，突然伸过脸恶狠狠地瞪着朱先生。这场冲突中，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切都在目光中进行。朱先生认为小孩的目光里有话，说的是：“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认定小孩是因为人种和国家优势，在欺负黄皮肤的中国人。鲁进在她的文章中对西洋小孩的目光提出了另一种解读：

这件事的当事者只有朱先生和那个小孩。我们知道朱先生是怎么想的，但不能确定小孩到底有什么思想活动。当然，种族歧视不但在1925年相当普遍，到今天也还远远没有绝迹。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因素中，恐怕有一种我们未必能够完全排除：根据自己国家的礼节和习俗，那个小孩认为陌生人盯着自己看是很不礼貌的，对自己是一种冒犯。

接着鲁进用自己在游走他乡过程中的观察以及和外乡人交往中的体验，对她的解读做了翔实具体的论证，我以为是有说服力的。它不仅纠正了当年朱先生的误读，而且在今天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接待较之1925年更多的外国人，中国也有更多的人到外国去读书、工作、旅游。双方在交往中，又因为目光乃至笑脸相接，产生了不少误读而相互指责，时不时地见于不同的媒体上。我相信鲁进的这篇文章有助于消弭这些误读，而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与

这一篇类似的写作者通过自己观察、体验，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解读的，还有《海阔天空话浪漫》《难以调和的差异》《散点透视异国情调》等，读起来饶有兴趣，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鲁进的学术随笔，如《马若瑟为什么翻译了〈赵氏孤儿〉》《安德烈·谢尼耶与中国诗歌》《昆德拉与18世纪法国文学传统》《马利沃与伏尔泰：穿越世纪的竞争》《矛盾的遗产：卢梭与革命》《时代的理想人格：18世纪法国哲学家》《幸福的作家孟德斯鸠》等，从题目就可以知道文章的内容，我也借此了解鲁进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她学术继承和突破的用心。对此相信读者诸君会有各样的解读，不消我在这里费词了。

这本文集的结构是在每一个小标题下，两个作者的文章穿插推进，并不完全是一人一篇，而是根据文章的长短和节奏，有时会用两篇对一篇，文体也并不一定一样。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与二位作者出版这本文集的初衷有关。在相遇对话、交换文章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对话和文章中有他们相同的体验和认知。而他们决定共同出版这本文集时，这些体验和认知就成了文集的名字和各类标题，作成了文集的架构，二位作者从他们已发表或待发表的作品中挑选出来一部分充实其间，成了文集的血肉。我相信收入文集作品大部分是他们相遇以前写作的，而不可能是在有了文集的架构后的“命题作文”。但这样的“穿插推进”却起到了相互映衬的作用，凸现了主题，如“异乡的接纳”标题下，一方是《我的美国恩师》，另一方是《我的应许地》；在“寻求和谐的世界”标题下，一方是《布列塔尼的薄饼店》，另一方是《海格立斯与七头蛇——思索人类生存的七大危机》；在“悠远的对话”标题下，一方是《马若瑟为什么翻译了〈赵氏孤儿〉》，另一方是《朗世宁的和睦骏马》《没有徐光启就没有利玛窦》，等等。鲁进说过她与魏先生“曾经在不同的时间生活在同一个国家，说不定可能永远不相遇，但是一旦相遇，就会有深刻的交流”，“体会到对话和分享之乐”。他们出版这本文集就是要通过它扩大这种相遇和对话，与更多的人分享这样的快乐。

本来根据文集的构想，似乎在上面我说完鲁进一篇文章的体会后，应该接着说对在同一标题下的魏先生文章的体会，但我没有这样做，原因有二：一、我嘴笨笔拙，怕不能用简洁的文字说清楚，说多了，喧宾夺主，会影响了我对读鲁进文章体会的表达；二、更重要的是：文集这样安排的用意，作者没有说，不同的读者也会各有各的理解，我不必强作聪明，去误导读者。下面我就说一说我读魏先生文章的体会。先要声明的是：由于接受教育的背景不同，特别是我的老师游国恩、季镇淮先生的影响，我的学术道路在中年以后走的是“形而下”的路线，思维的方式接近于儒家。因而我读魏先生的文章会有一定“陌生感”，就如我年轻时读老庄文章的感觉，我把这些理解为老庄描述事物、阐释事理与儒家不同，走的是“形而上”的路线，有高远、空旷、神秘的特点。魏先生的有些文章我的确一时无法找到理解的切入点。但在读过文集中魏先生的全部文章，并了解了 he 的一些经历后，我也从他的文章中受到启发，得到教益。

魏先生的文章风格与鲁进的不同，鲁进的文章多从具体的事情入手，通过具体的描写和生动的对比，让读者自行领悟作者的写作目的，似清风徐来。魏先生的文章则常常是面对全局，从宏观的角度提出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论证和分析，高瞻远瞩，据理力争，鞭辟入里，掷地有声。在《海格立斯与七头蛇——思索人类生存的七大危机》一文中，魏先生以叙述希腊神话《海格立斯与七头蛇》作引子，在如何战胜七头蛇的众多方案中，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一种是：海格立斯用大刀一次把七个蛇头都割下，使之不能再生。他也用海格立斯这一最终战胜七头蛇的方案来解释人类应如何迎战现今遭逢的众多的挑战和危机。魏先生提出的具体办法，可能被一些“高明”人士斥之为“书生之见”，但我读起来堂堂正正，义正词严，令人震撼，表现出作者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真真切切的关心。借用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佛家语，这就是普度众生的“菩萨心”。魏先生这篇文章与鲁进的《布列塔尼的薄饼店》并列组成

“寻求和谐的世界”这个标题，有鲜明的对照，有相互的衬托，我觉得凸现的也是作者的“菩萨心”。魏先生这种针对人类的生存、人生的困惑、青年的成长等问题进行论说的文章还有许多，如《启动进步的一星烛火》《在进步与退步之间》《走过生死间》《呼吸着诗意》《读书或工作——不断更新的选择》等。魏先生还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他的“菩萨心”，推动社会的进步。他在担任欧洲议会和法国比利牛斯省议会政治顾问期间，曾到亚非的冲突点如以色列、安哥拉等地研究当地政治与人文发展。1992年来到中国，他以台湾和四川作他的应许地，长期在那里居住，从事田野调查。在以色列、安哥拉，他的生活状况在文章中没有提及，但我们知道那里由于民族、宗教的矛盾而演变成的流血或不流血冲突随时都会发生，但这正是他要考察的，由此可知他在那里的生活不可能是安定的、舒适的。在台湾和四川进行田野调查的具体情形，魏先生也没有提及，但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知道那些地方都是少数民族或原住民聚居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他在那里生活的具体情形，下面是魏先生在《一盏声音的灯》中描写自己在四川凉山地区生活的感受：

有次彝族年，大约是11月底的时候，我和友人在中午时分拜访他叔父家。虽是中午，但这里的传统房屋都以木、土筑成，没有对外窗，只有几个透风口，屋里的光线因而显得特别暗。依照彝族人招待朋友的习惯，我照例被邀请坐在火堆旁，火堆就在地上挖土而成。有人添加柴火，火焰逐渐转热、发亮、跳跃、燃烧，火舌里冒着蓝黄绿红的光，闪动交错……

有人也许去过彝族聚居地区，有人也可能在电视、图片上看过彝族生活情景，即使没有去过、没有见过，我们也可以在类似经历中进行联想，由此知道在魏先生温暖、光明、热烈、斑斓的感受背后的真实。由此我敬佩魏先生，感念魏先生，在如今这喧嚣纷乱的现实中，他不把个人的

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他的心在地区冲突受难者、弱势族群这一边。

让我感动的还有魏先生为了在中国实践他的“菩萨心”，他学习了汉语，不仅可以用汉语同中国人交流，而且也能用汉语思维和写作，文集中他的文章有大半是他用汉语直接写成的，不仅如此，他还研习了中国的书法和水墨画艺术，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领悟，《追随自由的风》是一篇长文，共用11个标题记录了他的这些领悟，最后的一个标题是：“解放记忆，新光照亮过去的深邃不可知”，作者在其中说：

当我开始画中国山水时，我才明白法国的景色是怎样活在我的记忆里，也才明白法国对我是多么充满怀旧与亲切的色彩。当我试着去画中国的景物时，我解放了我的记忆，我重新发现一个隐藏在记忆中的法国。

本篇是文集的最后一篇，它与鲁进的《美的显现》并列置于“跨文化的相遇和随想：灵与美的合一”标题下，鲁进在《美的显现》中说她一直喜欢屈原的《橘颂》，而结合她的经历，从下面的话可以看到她的无奈和坚持：

尽管这一生曾经想作橘树而不得，虽有“深固难徙”之感，却不敢以“受命不迁”自居。但是不管走到哪里，还是可以想象心里一直有一棵橘树。

我不一定能完全读懂二位作者所表达的一切，但我愿意把它们看做二位作者对过去漫游异国他乡，跨文化相遇的一个总结。问：你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回答是：我从故乡来，走进你的世界，又回故乡来。但这不是他们漫游的终止，他们又从这里出发，不，他们正在再出发的路上，等待与我、与你、与他、与更多的人相遇，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就这样二位作者又上路走在故乡—他乡、他乡—故乡的路上，读他们的这本文集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行者的脚步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有力量。这坚定、这力量既来自他们行走中与越来越多的人相遇、相识、相知；这坚定、这力量也来自他们感受到的历史的回声的推动，他们从17、18世纪中西方在故乡—他乡相互行走的先贤们的实践中得到了启发，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魏先生《没有徐光启，就没有利玛窦》，表现的就是作者对先贤的这一认识。用这样的文题则表现了他对于邻人文化的尊重，也表现了他要“低下身向他者学习”的谦虚态度，实际上利玛窦是这次文化相遇的主动者。我以为这是一篇《利玛窦—徐光启颂》：

徐光启和利玛窦两人皆如百科全书般知识渊博，对万事万物皆感到无比好奇：科学、科技、形而上学、神学、治国之术、人道文化……两个人都试图探赜人类本性的深度，以及蕴藏在人类心中的奥秘。他们同样因为冀望帮助邻人而处处忧心，并设想树立更为正义及理性的秩序……就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抱持乐观主义的理念似乎带着些许天真，但其中寓含雄浑的价值：相信对方；透过与异于己身的邻人缔结的友谊，对于异于己身的文化资源抱持研究兴趣，不时进行“翻译”的工程，使得对方的资源转为自身文明遗产的一部分……这样的行动计划值得我们投注一辈子的生命。

虽然作者认为先贤们保持的理念“带着些许天真”，但他们为实现先贤们的理念仍愿意“投注一辈子的生命”。魏先生的《郎世宁的和睦骏马》没有写郎世宁与中国画家如何交流、切磋绘画技艺，也没有写郎世宁画的“和睦骏马”具体是什么样子。作者只用一句话交代“郎世宁笔下的骏马是西方的马，也是东方的马”之后，就主要写这些骏马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和教训：

今日的国际交流因文化与宗教上的冲突显得低迷不振，但这些骏马提醒我们，文明与文明之间，或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质量，并不是科技进步的结果，而是来自好奇心、智识上的谦卑，以及基于意识所做出的清楚决定，探索他方的语言、信仰与审美观，品味与己相异的事物，同时怀抱信心。

郎世宁的骏马告诉我们文化交流是人性的先锋。若我们被困住，身陷猜疑、自以为是，或是笃定自己拥有优于他族的文化，我们将变得不通人性，难以成为普世价值的先驱。更进一步来说，物质的进步往往成了陷阱：银行账户的满溢，并不代表精神层面的提升……

对学习的渴望，对他方传统的关注，在 21 世纪的今日是否依然活跃呢？我觉得很怀疑。某种程度上来说，沟通的便利与高量降低了沟通的价值与严谨度。我们“消耗”各国生产的文化产品，很多时候却谈不上真正的欣赏……

在全球化的时代，对他者的尊重是实践文化交流的首件要务。曾几何时，世界上抨击与猜忌早已超越了互重与信赖。难道大家必须无止境地编列军事预算，而忘了增加人道的援助，正如现今居主导地位的国家——美国的所作所为吗？美国不反省自身的固执，对于那些饱受恫吓的国家，是否想过如何向他们学习？

读魏先生这两篇论文，我也听到了历史的回声，也感受到作者在抚今追昔时候的那一份感动，以及他和鲁迅对自己的选择以及所走的道路充满信心和薪火相传的自豪。

现在我想借助魏先生在《郎世宁的和睦骏马》中对现居世界主导地位的一个国家的批评，引申发挥一下，说一点与跨文化相遇、对话不大相关的话，但也是我想说的话，作为结束。

现在的世界并不安宁，还有不少地方正在发生流血的冲突，即使远

在千万里外也能听到它的枪声，闻到它的血腥。我的两个女儿在大学毕业并在中国工作几年后，先后移居加拿大，并在同一个城市里安了家。因此在我退休以后的近十多年，我和我的老伴有相当多的时间住在加拿大我的女儿家。前几年的一天，我乘公共汽车从城北大女儿家到城南小女儿家。就在快到小女儿家附近的路上，看到街道两旁的树上及房屋的门窗上挂了许多白花和白纸条。后来女儿告诉我：这里的一家的孩子在阿富汗战死，遗体被运回。为此他们的街坊邻里用挂白花、白纸条来表示他们对这位不幸死者的哀悼心情。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本段文章开头那句话，而且至今不忘。加拿大地广人稀，也因此吸引了亚洲、非洲、南美洲，乃至欧洲、美国的大量移民来此定居，加拿大政府公开宣称它是“移民国家”，“提倡多元文化”。它在国外没有军事基地，也不必派兵到别的国家、地区去掠夺本不是自己的财富。那么加拿大的公民为什么会被派到阿富汗去送死？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这件事，加拿大政府当然有责任，但加拿大政府不是罪魁祸首，真正要谴责的是现今居主导地位的“一个国家”。但说“一个国家”也不够准确，因为“一个国家”的政府的决策，绝大多数的人民并不知情，老百姓是不应受谴责的。但其中的来龙去脉亦非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在此，我也不想细说。但我想说说对加拿大公民在国外战死的联想。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发生了“9·11”事件，从此后“反恐”成为一面“伸张正义”的大旗，被“一个国家”高高举起，但在非洲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确因民族、宗教、政府腐败，发生了战争、血腥屠杀，不仅恐怖，而且野蛮，但“一个国家”的政府却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尽力去解救、帮助那里受害的无辜百姓。它在“反恐”名义下发动的战争，不仅将自己国家的儿女送上了死亡的前线，还胁迫了一些国家，将他们的子弟也送上了死亡的前线，造成对方无数人民的无辜惨死，也使自己的儿女亡命他乡，在他们亲友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之后，却并没有让世界更加安全。

现今的世界，有的人崇尚实力，以为拥有实力，掌握现代科技，就可以改变一切，可以为所欲为。但我认为这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能坚持到永远。“公道自在人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都是百姓口中说的佛家语，也是一切真诚的人们的善良愿望，其中也蕴含着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但“公道”何时显现、“报应”几时应验，我亦认为无法预知。与崇尚实力相比，我相信后者，因为它与圣洁、博爱相连。这样的境界的实现，需要千千万万的人，乃至几代人的努力。我虽年老且病，亦愿为此尽我绵薄之力。也许我不能看到公道显现、报应应验的那一刻，但只要我一息尚存，这将是我永远的追求。古代诗人悠远的歌声在我耳边响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秦风·蒹葭》的首章）也许它可以表达此时此刻我的心情。

2013年9月24日于加拿大卡尔加利

作者自序

从阿尔卑斯山到巴黎郊区的市镇，从巴山蜀水到未名湖畔，我们交错的人生轨迹把我们带入了对方的国家，一路经历了一个个被我们变作故乡的他乡。我们成年的岁月大部分都在异国文化中度过，同时又保留了和故国故土的深切联系，我们把根深植于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深刻体验了“文化”的多层含义：从学术上我们研究对方的哲学、文学、历史和艺术，从生活上我们具体感受和观察路途各地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集体记忆。我们既是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也是有丰富跨文化生活经历、又喜欢观察思索的人。我们既重视理论的思辨，也看重具体场景中的感受和观察、不同文化的故事与传说，因为这样得来的结果才更真实、贴切。我们从亲历和思维的双重层面体会到文化的多元性和发展性、文化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和包容性。我们的相遇也许是偶然，我们的契合却属必然：那些真诚渴望并付出巨大努力深层理解他者文化的人，他们的感悟和体验中充满不谋而合的共鸣、呼应与和谐。我们的文章以对话形式组合，每一组都体现了我们对各种文化问题相通的看法。

相信我们和谐的“跨文化对话”对今天的世界会有良好的启示。文化之间存在着多种关系：对话、力量关系、相互改变和不同程度的公开冲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接触机会的频繁，随着经济交流和文化相遇的不断增多，文化关系的问题变得更复杂化了。和人们通常想法正相反的是，和三四十年前的情况相比，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所以各